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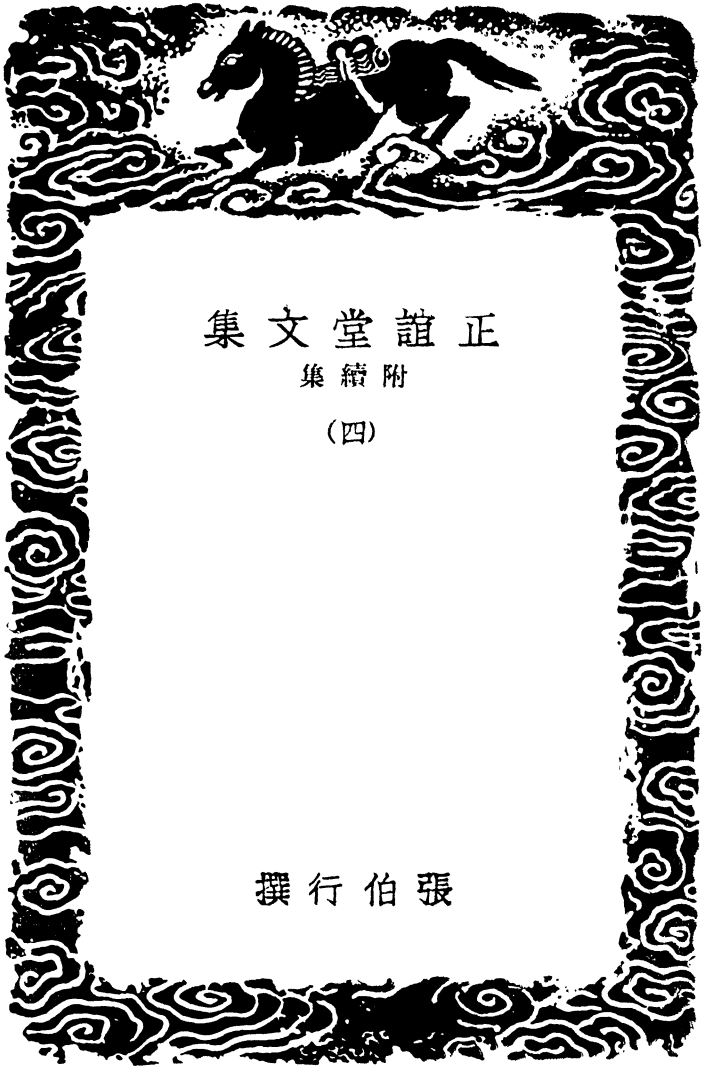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四）

張伯行撰

正誼堂續集卷之五

書

與浙江王撫軍

不覲光儀於今二載矣。吳山越水。相距非遙。而無緣把晤。時切遐思。啓者。貴治杭嘉湖諸屬。春夏雨澤連緜。奉旨豫爲籌畫。此誠興利除害一大機會也。竊以江浙地勢相爲依倚。素稱澤國。欲防患者。惟有疏其流而已。敬陳末議。惟年先生採擇焉。夫浙中諸郡之水。半瀉於太湖。達三江以入海。相其形勢。必先治下流。入海之門戶。而後上流得安。今婁江松江俱已疏達。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弟曾閱一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則東江故道。卽今之乍浦無疑。若使乍浦不流通。夏秋之交。霪雨洊旬。諸水暴發。勢必阡陌浸淫。園田沮洳。倒流而旁溢。患不獨在一郡一省也。弟向經過其地。果見有舊閘及天妃宮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未知廢於何年。大約當時議者慮近海良田爲鹹水所漬故耳。不知閘之建也。啓閉在人。潮水湧進則急閉之。內河水溢則急啓之。時其蓄瀉。雖有洪波巨濤。自得所歸宿。不復爲害於兩省利莫大焉。何可廢也。年先生既以憂國愛民爲念。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爲膏腴。爲功豈淺鮮哉。妄述鄙見如此。未知

有當與否。

答貴州劉撫臺

天地間撐持世道之人。原不可多得。老先生學術品行。爲時矩範。聖天子特起東山。寄以節鉞。西南半壁。實藉撐持久矣。弟迂拙之性。自知不合時宜。調吳未及兩歲。卽具疏引退。未邀俞允。旣蒙聖眷。不得不勉盡臣職。耳至於平日之一舉一動。非敢求異乎人。第覺事情行到此處。便不得不如此行去。天理人情之正。原有一條至當不易底理路。不容以己意相參酌。而事後之得失顯晦。更無暇計。然大江南北。賦重民稠。竭力措施。而孤子無助。動多阻滯。一旦欲其令行禁止。不戛戛乎難哉。乃過蒙獎譽。殊覺愧歉。難安。近來仍擬退藏。又不敢有負聖主之知。是以暫留視事。夫功名可以任之時命。事業可以聽之遭逢。所可恃以自信者。惟此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生民。中不負所學而已。承諭委曲二字。聖賢不廢。具見老先生學有原本。奈弟抱愚守拙。旣不能隨時俯仰。又不能徑情直行。眞如著敝絮行荆棘中。步步牽制。如何如何。老先生不靳金玉。時賜指南。則叨佩教益。良非淺鮮矣。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弟多難之餘。彌增憂懼。報主之誠雖切。而迂拙性成。動多違俗。近況不堪。爲良友道也。啓者。吾鄉漕運水次。久經題往衞輝軍民實爲兩便。第衞河水勢微弱。漕艘艱於輸輓。歷年運官屢被違限之罰。今秋又紛紛具呈。力求題復小灘舊次。且聲言叩閽。此誠運官之便。而全省百姓之大不便也。曩者老先生在都。亦

曾堅持此議。幸而改次衞輝。吾鄉得沐休息者數年於茲矣。第輝縣一勺之水。實難載數百石之艘。而挖淺又未易爲力。計莫若於木欒店引沁河之水。由陳橋左近開通。不過六七里。卽可從金龍口以抵張秋運河。中間若祥符、陳留、封丘、延津、原武、陽武、蘭陽等處均可爲水次。則民便而軍亦無不便矣。且開通此河。不特濟吾鄉之運。幷濟山東之運。可以通商賈。可以灌民田。復可以洩黃河之水。一舉而數善備焉。誠良策也。弟向承乏濟寧。曾條陳此事於河院。遂委筆帖式齊壽親查。北河分防鄧諱之琮者已經丈量明白。幷估費十四萬金迄今有案可據。惜彼時未經題達耳。興利除弊。老先生諒有同心。伏乞商之於撫軍幷藩臬諸公祖。酌量區畫而後行之。果得興此大利。千百世不朽之功也。否則、運官與旗丁不勝其苦。將來勢必叩閽。復歸舊次。全省受累無窮矣。

答陳滄州

使至。接捧來翰。甚慰遠懷。併聞德澤所被。遐邇謳歌。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勵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且値茲災荒之地。勢處艱難。老長兄設法賑濟。全活無算。此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今之肉食者豈可概望之哉。語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信然。弟到閩以來。將及三年。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每念遙遙千古。不過數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賴以不墜。周程張朱而後。我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老長兄海州赴任時。弟他無所贈。惟近思錄一部。數年以來。想已熟讀而力行之。善政宏敷。救災恤患。此其驗歟。近弟又將先儒之書次第重刊。

但才不逾人學未開道妄執己見謬爲刪訂不知有當於古聖賢之意否謹各呈一部就正伏祈指南使不迷於所往庶不至自誤以誤人耳

答宋藩司

弟質本甚愚學無所就迂拙之性久矣不合時宜於庚寅春到任未及數月見世態不佳人心陷溺直道而行輒有窒礙已浩然有歸志而二三友朋猶有以行道濟時稍展所學相勸勉予豈不知聖恩之當報民隱之當恤特以才與世疏用與時違理之所是事之所可我以爲當行也而人或以爲不當行理之所非事之所否我以爲不當行也而人或以爲當行既不能同寅協恭以慰聖懷又不敢同惡相濟以虐蒼生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尚可眷戀依違虛受朝廷之爵祿哉又歷數月其志益決因以病乞休方謂從此以往得以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以終素業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蓋進既不能行其道退或可以充所學厭飫乎詩書之府涵泳於仁義之途談古論今著書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亦可不負區區之志耳不謂重蒙聖恩溫旨諭留雖欲歸臥林間而不可得顧皇上之愛我方切人之忌我愈深百計千方陰圖謀害然而弟所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是而已時之難易勢之利鈍又何問焉蘇東坡曰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科場一案亦以正論不泯公道難容而有此一舉豈期勢焰愈橫狂飇益厲即平日所稱錚錚有聲者而亦立脚不住矣夜因感一夢云試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後

歷歷驗之。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時勢至此。良可浩歎。今欣逢皇皇聖明。儻得不爲伊所中傷。已屬厚幸。然而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尙未知終當如何耳。若猶妄想欲以無椗之舟。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多見其不知量也。從來聖賢處事。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利害所不暇計也。弟之所守者此耳。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

與冉永光檢討

世之宦遊者比比皆是也。而衣食之資、日用之費、取給於家鄉者。惟弟與老先生兩人。今老先生已高臥東山。田園自樂。因念及官愈高而費愈繁。弟將何以支撐。何其愛我深而念我切也。此等苦況。惟弟知之。弟並不敢向人言之。亦惟老先生知之。因而代爲弟慮之也。弟於四十九年莅蘇數月。見費用甚多而毫無所出。事務紛冗而勢處甚難。兼以心力既竭。精神衰邁。因而有告病之舉。又蒙聖主溫旨諭留。君恩愈厚。圖報愈難。豈期遷延至今。遂遇科場一案。既不能隨人俯仰。又不能乞休旋里。一時之士氣莫伸。萬世之是非莫正。不得已而爲此舉。而小人百計陷害。將來不知作何究竟。然將行將廢。自有天命。豈可以死生禍福移易其心哉。弟之可以自信。幷可以對吾良友者。惟此而已。惟老先生更有以進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冉永光檢討

接讀諸大刻。如獲百朋。老先生衞道苦心。發明聖賢宗旨。使後學開卷了然。指南之功。莫此爲大。是紫陽

集諸儒之大成而老先生又爲紫陽功臣矣欣羡欣羡弟前札敦請駕臨冰署者非敢妄邀也緣弟素聆大教希志聖賢奈聞道日淺學問迂疏思得大賢晨夕講貫則是非得失有所諮諏且夙蒙老先生情意懇摯必不以弟爲不足教而棄之也儻再得如請見書院聚首談心使弟觀摩切磋有所矜式或不至垂老無成耳不圖玉體違和復有陽春之訂眞令人喜憾交幷來翰云講道論文是誠私心所冀若曰善政可聞則弟愧滋甚儒者立身出則堯舜君民敷揚治化否則修明道統閑邪崇正以啓後人老先生急流勇退林下優游數十年著書立說四方從游日衆吾道可謂不孤昔孔氏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故其著述最富問答最多而理學因之大明然則天下第一等樂事老先生實有之若弟碌碌庸才猥叨重任兼以吳疆繁劇清理實難上負君恩下失民望而謬推善政毋乃非知己之言乎再懇者前呈劄記一帙冠以困學二字見弟資質愚鈍不敢自棄而勤以自勉謹就正有道刪其所未當啓其所未及端所望於老先生者也未知已邀斧削否其五經詳說顒望校定攜來一正弟從前紕繆埽墀鵠立耑候行旌臨楮曷勝翹溯

與冉永光檢討

前者接讀來教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精神强固慰甚慰甚併聞學徒益衆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屨常滿老先生以引進後學爲懷激厲裁抑之餘當必有負荷斯道者出焉誠吾黨之光也可勝健羡愧弟風塵鞅掌案牘塞胷兼以良朋契闊無由質正夙所有志而未逮者今且日就荒落矣顧公務之餘稍理故業

恆冀得一二同志之士往復辨難。互相切磋。以歸於至是。而可與商搉者絕少。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當不乏潛修篤行之儒。所望相與有成。從此學術歸一。登高而呼。勢良便也。詎意晉接多人。好尚殊軌。鮮不以此事爲迂闊。間或不溺於儕俗。則又儒釋混淆。源流派別。芒然莫辨。其不至倡爲詖淫邪遁之詞以簧鼓當世者幾希。弟又豈能以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昔聖昔賢所深懼也。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以視老先生之引翼後學。英才畢集。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之門。得不私心切慕。視爲人生第一樂事乎哉。異日儻得遂林泉之願。飫領誨益。幷與諸君子晨夕過從。各出所懷以相砥礪。或者尚有進境。弟生平之志願足矣。意所欲言。筆難縷述。伏乞時賜德音。輔其不逮。幸甚幸甚。

答黎寧光

僕荏苒逾載。無所豎立。實深衾負之虞。然中心輾轉。欲去則時勢萬難。欲留則一籌莫展。以封疆重寄。而俯仰於一步一趨間。雖矯矯自好者。猶不屑爲。矧我輩讀聖賢書而甘此隱忍乎。關切如年兄。固宜一再相示。籌所以處此也。書中所云耳目有寄、手足有託。僕未嘗不寄之託之。無如此地屬員。倚爲耳目者多聾瞶。倚爲手足者實痿痺。人固未必盡不肖。似乎有迫而爲不肖者。僕之所優異皆人之所掩抑。僕之所擯斥又即人之所褒嘉。是亦何道而措置之能宜乎。且僕之所患者。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無不明。而物豈有遁情。誠則無不格。而物豈有梗化耶。夫大江南北。以一舉一動爲安危治忽之機。僕嘗日夜圖度。願彼同舟共濟者。曾未動彈。而先已擊肘。計此時待盡之黔首。惟有寬一分俾受一分之惠。雖曰

所濟無幾猶愈於剝之削之之不已也望年兄再爲僕籌之相益當非淺鮮率復

與湯素一

曩者僕與年兄在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敬業樂羣依依若前日事憶永光冉先生云我輩今日聚首一堂把臂談心人生快事莫過於此但恐我等姓名一旦或爲君相所知異時便有不能自由之勢何期一時之言竟爲今日之左券乎僕以不合時務之人處萬難有爲之時既有不得不出之勢而又有不能自止之情古人所謂難進者而僕偏值其易古人所謂易退者而今又適逢其難何僕所遇之蹇以至於此也近屢聞年兄留心聖賢之學心竊慕之然僕之從事於此亦有年矣但才不及人學無所就碌碌窮年幾至廢墜皆以未信而仕學無原本仕亦安能有所建樹所以世路崎嶇動輒得咎僕之將來亦不知作何究竟耳然所可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仰不愧而俯不怍如斯而已自於吉凶禍福惟聽天之所命其奈之何哉年兄今有意於聖賢之學亦既脫去舉業從此沈潛程朱諸大儒之書由流溯源自洛閩直達洙泗所造正不可限量僕異日且瞠乎在後未可知也曷勝欣羨伏惟精進勿懈爲禱儻有所得幸毋吝示草復不備

答江西某鹽道

斯文正宗四卷領到幷讀中丞王年兄序文跋語昌言辨道深切著明陽明另祠極爲允當江右爲前賢講學名區近聞士子嚮道者多此皆老世兄與中丞加意振興其爲人心風俗計非小補也即以政事經

濟言之亦莫大乎是矣前後掘刻當次第檢發至於廷中推舉必爲公論所歸加以素心確見不容有毫髮私意也惟望老世兄爲國自愛夙夜愼持斯爲吾道之光矣

與友人

來教云弟以先生爲周旋世務謂指人情往來乎然而弟之所言者初非指人情往來也若謂人情往來令弟年兄儘可周旋矣豈必先生親到而後爲先生之應酬乎弟以爲凡有在人面前討好之意皆周旋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非必脅肩諂笑而後爲巧令也凡與人接物略有一毫委曲順適之意皆周旋也皆近於巧令也古人云王道平平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大約弟之病在令人怒而先生之病在令人喜弟既不能令人之不怒而乃欲先生之不令人喜亦見其難矣但向外工夫減一分則向內工夫增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且詩文固亦學者之事而有求工之心亦足爲累亦是周旋之一端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樂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卽如屈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識仁卽如程朱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惜其力之不加乎此耳弟固敢以是爲先生望也來教又云必待學之既成而後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非必學未成而遂可自詡爲道學也予謂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不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爲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眞能見其爲道學而尊之也若未嘗學問而誇於人曰吾道學也此天下之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不求其實更不可

若所謂學既成而後一家一國非之而不顧．則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何有於我哉．亦何時爲學成之日哉．必待學成而後非之而不顧．則當學未成之日．一鄉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早有退而自阻者矣．又何能成其學也哉．

與友人

年長兄先生來教云．先讀四書五經．再參以諸儒語錄．卽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而不肯苟同於流俗．弟已仰止久矣．然其中猶不能無疑．夫先讀四書五經、誠是矣．但諸儒語錄．則不容於無辨正．未可强而同之也．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指薛胡之語錄乎．抑指陳王之語錄乎．若讀書錄、居業錄、誠可讀也．豈傳習錄亦可讀乎．陽明之學．羅整庵先生已辨之．陳清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其不可爲其所誤、明矣．弟往見歸德陸別駕曾刻傳習錄．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偶及陽明之學．其答陳子萬書曰．聞中州人士持陽明者甚多．又述田先生來札云．今日沈疴．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予觀田先生似亦非主持陽明者．其言於本分當知上討論．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於本分當行上勇爲．非朱子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乎．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而非陽明之學也．或偶以陽明爲前輩．而不欲輕議之．此亦忠厚長者之道．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皆爲主持陽明之人．不無太過．然推稼書先生之心．初非有他也．不過以正學不明．大道久晦．欲尊程朱黜陽明．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不至迷溺其中而不返．而未讀陽明之書者．亦不至誤

入其中而不覺。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相隔千里。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爲誰氏之書。但學術不可以無辨。故敢爲先生陳之。愚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先讀小學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錄、及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若不先讀諸書。而汎觀先儒之語錄。則美惡雜陳。是非混淆。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爲其所惑者鮮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六

記

請見書院記

吾邑舊有飲泉書院。蓋因孔子飲泉遠蹟。而搆椽於此。以紀其勝。一邑之士。得以時講習焉。自明中葉迄於國初。聞人學士。傑出乎其中者。實繁有徒。余髫齔時。往遊其地。私心竊慕。低徊不忍去。亡何。邑令某議欲毀之。余聞而駭。以爲聞有建書院者矣。未聞有毀書院者也。闔邑紳士欲出一言沮之。卒畏其嚴厲。相顧不敢發。而書院竟毀。令亦尋卒。余嘗有志興復。限於力。事遂已。歲壬申。余補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得與太史永光冉先生晨夕過從。交相淬厲。先生故大儒。久有倡明絕學、興起後賢之志。每言及書院事。輒爲慫慂。余欣然應命。終以羈於官。弗獲從事。甲戌。改授中書科中書。尋於季冬丁外艱。奉旨歸葬。次年春。扶櫬旋里。以大事未舉。無暇旁及。至丁丑冬。營葬畢。方欲鳩工庀材。又念舊址爲官地。私造非宜。乃於請見亭西置田二十畝。爲之基址。旋請命於邑令王公。而改作焉。今年二月。講堂及大門落成。餘亦漸次整理。顏之曰請見書院。今而後。諸君子可以朝斯夕斯。如良工之入肆以成其器矣。余因之有感焉。夫世風日降。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富貴利達之念。卽已浸淫盤結於胸。牢不可拔。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冀得

一當以快吾志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閒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無非廣爲聲援資其標榜至於天人理數之微治亂興衰之故概茫乎未有得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等軒冕若塗泥而獨於大聖人之戾止求一望見顏色卽能決其爲上天所生以撥亂反正之人不必請業請益已若生平得所依歸者其望道之切見道之眞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吾願學者之登斯堂入斯室顧名思義羹牆往哲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淪於俗學不溺於異端處則爲幽獨不愧之身出則爲家國有用之士今雖去聖已遠不獲一親炙其休風而行誼若此是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余因紀興作之始末而幷述所期望於諸君子者如此若夫維持風教推奬英才樂今日之有成防他年之廢墜俾得繼飲泉舊業永垂不朽則當事賢大夫之責也余何有焉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小成而大成教化行而風俗美率是道也建陽崇政里爲先儒黃勉齋先生居址先生思道脈之傳非學無以垂後因於蓋口禾場坪桐歷之地畫基設塾具廟學制度諸生以時拜謁朝講貫而夕橫經亦昉諸古者家有塾之意相勵於有成乎明萬歷閒充拓基址殿閣崇邃承先生志且旁立先生祠以報功焉越自國朝人文蔚起重加鼎新惟是甲寅兵燹之餘凋殘漸久復見摧圮里中紳士恐其因此而絃誦輟響也急爲鳩工而重葺之門觀宮廬肅然淸密諸如修器用備享獻以至圖史之藏几席之設漸次可觀經始於年月日迄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祖志等十人不

辭跋涉詣余請曰事關盛典幸給匾撰文以光俎豆以榮鄉塾而因更請其所以爲學者意良殷也余惟文公有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夫其所以道無殊而學有異抑獨何歟蓋道原於天命之性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勉齋所謂五典者天敍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是以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實自有天地以來無極二五眞精妙合因之氣化形生五性感動而親義別序信之道寓焉故曰道無古今也獨是古之學者藏修遊息之地學其所事日用飲食之間事其所學用能開發聰明成就德業今但曰記誦訓詁組織文章而已縱日讀書於學校庠塾之下而措諸事爲終身惘惘迄無一得卒至日趨卑陋莫能知所興起也學有今古不其然乎余莅閩甫下車輒搜輯先賢先儒遺集表章正學爲兢兢而常恐不得當也念建邑居閩上游同峯毓秀文肅之澤猶存考亭之範伊邇道之所以明所以行將於諸生乎有賴焉故特爲諸生勉者惟在痛革夙習反求身心體前代立學之意切羹牆如在之思於先聖先賢及諸儒前後發明之書默識心融相觀而善見諸言必期措諸行毋徒記誦剽掠爲科舉之學膠滯胸中夫然後經明行修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之學猶古之學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將由乎是是則俎豆有光鄉塾大有榮施也爰記其作興前後之由顏其額曰正學書院並推明先儒之說詔示諸生而志石於其廡以俟云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秦漢以來道之所以不泯人心者賴有數人焉守先聖之傳以待後之學者故生而人景行之歿而人尸

祝之。縣延今古。立祠宇。寄瞻依。豈徒襲尊崇之故事哉。文公朱夫子。閩產也。羽翼經書。闡明濂洛。接鄒魯之緒。集羣儒之成。其所以流衍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建寧居八閩上游。山川淑清。人物秀靈。文公雅愛之。嘗讀書考亭。及武彝精舍。多有遺蹟。又考之志乘。壽寧向即政和地。文公之先塋在焉。杖履往來。留題石刻。亙古如新。得非其靈爽所憑依歟。今所在設立賢祠。與人瞻仰。而壽邑缺如。其於仰止前賢。追慕無已之意。未有當也。屬員訓導童曰鼎具詳申請。以城南四宜樓改建紫陽閣。偕邑諸生鳩工庀材。葺修完密。乞余文以誌之。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爲師嚴道尊。模範多士。實則不過奉行故事。取具文書足矣。茲以一介寒氈。留心斯道。能於數楹舊貫之地。寓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爲邑諸生期者。寧惟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掇拾浮華。以爲弋取科名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所以求爲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爲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吾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遵茲以往。橫經講貫。無怠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即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官責也。亦有司事也。尙其量加優恤。用示鼓舞。謁文公之祠。即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處能有守而出可有爲也。是余之望也夫。爰書此而畀之。以勒諸石。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道待人而行。亦待人而明。人數百年而一生。亦千餘歲而開出。故天未喪斯文。則必於緜緜延延不絕如綫之會。爲之鍾靈孕異。挺生大賢。其道可以光日月。章雲漢。其學可以障百川。迴狂瀾。其守先待後。可以擬泰山之重而北斗之尊。蓋自孔孟云亡。越秦迄漢。微言大義。侵蝕晦冥。墜緒茫茫。曾未聞起而紹續之者。獨至有唐而崇正學。斥異端。振衰式靡。俾文人學士知性道之所由來。則有如昌黎伯文公其人也。公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宋儒程子謂公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言所傳者果何事也。公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而先儒亦謂公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道不到。然則千載而下。君相師儒之所以遞傳。自公發之。所謂見知聞知之統。其源流之不沒如一日也。公之啓佑後學。厥功偉矣。夫古者生有功德於人。歿則宜祭於社。抑或仕宦所經。追思遺澤。亦往往廟食無缺。況以公之賢。表章絕學於百世之上。而又爲公裔孫者。敬承無斁。不忘其先。專祠之設。烏可以已哉。按公十一世孫諱文通者。元至正間。從征滇南。死於王事。廕其子爲南京羽林衞千戶。改任河南彰德衞。又改任蘇州衞。因家於蘇。越數傳。子姓繁衍。聚族而居。今吳邑臥龍街西上韓家巷是也。先是。邑諸生良臣。於康熙三十六年。卽其始遷祖遺宅。改爲文公祠。役未就而歿。至康熙四十七年。其子謙益。成父志。爰請當事改建今祠。編入祀典。仍乞余文敍建祠始末。鋟諸豐碑。余惟垂裕後昆者。宗祖之澤也。孝思不匱者。仁人

之心也。而其身雖往。其道尙存。沒世而不能忘者。又天下人公共之理也。嘗讀公原性、原道、及佛骨表、諸篇。崇正闢邪。不遺餘力。實爲後儒之從事聖學者開其先。由今論之。當公之時。吾道之蓁蕪已久。欲殫精萃神。旁搜遠紹。於殘編斷簡中而學爲文章。以求見道。如公之毅然自任。不隨時俗爲步趨。而卒能爲千百年來我道干城者。蓋其難矣。以視後之大儒輩出。聖道昌明。有志者尙易爲力也。不相去遠哉。謙益、吳之名諸生也。橫渠曰。子孫才族將大。此事之必然。氣機之早兆者。生毋徒曰世守先祀已也。行當與其族之人。立志自强。希賢希聖。繩祖父而光大之。則今之姑蘇與昔之昌黎同不朽也。蓋惟有以盡夫天下人公共之理。而宗祖之垂裕、仁人之孝思、兩無遺憾。俾熾俾昌。永久勿替。吾爲此日之祠卜之矣。生方憂夫繼此之難保。以無虞也。爰爲敍述先德。而並書所由保世之道。勒諸石以觀其後焉。

傳

羅整庵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慤。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登弘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嘗與一老僧語。取禪家證道歌讀之。以爲至奇至妙。後讀濂洛關閩諸儒語錄。喟然歎曰。昔兩程張朱皆嘗學佛。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予豈可沈溺其中而不出乎。自此研磨於人心道心之辨、盡心知命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弘治十

五年選南京國子監司業。是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先生力爲振刷。士風丕變。正德三年。忤閹瑾。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晉太常卿。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遂丁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尚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許之。時東粵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學者從風而靡。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溯孔孟之傳。又於佛書求其旨歸。辭而闢之。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而深之不能極。極之不能研。又曰。王湛二子所以安於禪學者。只謂尋箇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物事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之學幾晦。先生卓然爲狂瀾砥柱。著書凡數千言。有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稿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著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冉蟫庵傳

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蟫庵。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

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即能沈潛服習。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會城自明季經河水淹沒。校士場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幷諸大家文集。遂不應試。歸發所購書讀之。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鈎纂。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業。至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自後浮沈幾三十年。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易。四川來知德者。姚江餘派。創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知所去取。小戴記禮叢雜。而鄭學尤不純。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即入告。君不往。事遂寢。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眞名士矣。諭德耿公逸庵。嘗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眞名士矣。諭德耿公逸庵。嘗嵩陽書院延君主講席。君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理欲之辨。衆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册、給示學者。每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遊巖磵。薄暮而歸。君平日於陽明持論頗恕。至是。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遂於性理之學。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上偏試

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詩賦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數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闇修之士秋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霈恩授君徽仕郎父母皆被敕贈君捧之而泣曰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焚黃禮余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會儀封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君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絡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嚮道者日益衆君於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嚴假滿補原官爲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十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溪李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爲纂修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上諭河南冉覲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疾屢發屢癒遂不起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早亡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君娶梁氏郯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逮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如禮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歿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無內顧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詵衍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謠

衢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詮衛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纂輯寢食萬卷中晚自號蟫庵被服雅素苞苴竿牘至門必委婉以卻之閣學巢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流連信宿出兼金爲贈固辭不受於寄齋賢者尙如此他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討遭遇右文之世侍從禁林顧問優渥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其貽訓於家子孫皆世其業士大夫尤稱道不絕也

文學華理奇偕配孺人合傳

余於己丑臘移撫三吳越明年之任錫邑華生希閔來謁晉接周旋規言矩行知其家學淵源非復世俗詞章訓詁馳逐聲華者比又明年夏華生將之官涇邑則持其父理奇君所自撰墓誌銘並生述略造余垂涕洟言曰希閔不肖弗克負荷先業顧惟先人志事卓然可表見而非得長者一言恐終爾湮沒末由示後人敢請爲傳以貽子孫余惟古之大儒有開必先昔程大中公假倅南安賞識濂溪於僚吏之中稱其爲學知道者而朱韋齋先生與延平同學於豫章聞伊洛夫子之教後卒成就其子文公成儒宗然則洛閩之源流所自其得於庭訓爲不可沒矣今觀理奇之自誌曰家罕藏書獨喜觀先達格言晚尤好薛文清讀書錄是其家庭所講貫必奉大儒爲準繩非獨爲鄉黨自好之善人而已因本誌銘略述之語而次之曰君名汝修字理奇系出南齊旌表孝子諱寶無錫人孝子二十一傳至宋承事諱原泉公中閒嘗

遷汴。至原泉。又自汴遷邑之隆亭。是爲第一世祖。又十有四傳。至邑廩生、封驃騎將軍、錦衣衞僉事坦庵公。始遷居城南。又五傳。至郡庠鄉飲賓靜育公。實生君。君性至孝。自成童時。卽能先意承志、得父母歡。比長。補邑諸生。數奇屢躓棘闈。輒棄去。先是。君五世祖海月公。捐田租千石爲義莊。義塾以贍族人。越至數代。猶守其遺訓。輕財好施。不事生產。以故家中落。君念厥考授經於外、母紡績自給。慨然傷無以爲養。於是習勞茹苦。以事親治生爲務。而二尊人亦得積其研田繡績之贏。相與立家室。垂堂構。家隆隆起。嗣二親繼歿。公則哭踊毀瘠、竭誠盡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蓋自始至終。生養死葬、鮮不由禮。故厥考臨終前一日口占。有子孝孫慈之句。蓋實錄也。君一生克勤小物。內行甚謹。事諸父如父。撫諸姪如子。遇先人諱日。素衣蔬食。不出戶庭。歲祀祭先儀節。悉本朱子家禮而參考手定之。居恆或外出。當經宿而返者。必謁祠而後行。歸亦先至祖祠一揖而後入室。敕子女臧獲、不肅而嚴。賓朋燕會。應酬雜遝。雖甚歡。未嘗有譁笑聲。人接之。溫溫和易。及久與之居。凜乎不可褻狎。嗚呼。非有得於道而能如是歟。君先世有孝子祠在惠山之麓。迄今千二百年。廟貌儼然。蒸嘗勿替。舊所置田。歲久多致侵蝕。君捐二十畝充祠業。又本支諸祠墓。仍割田四十畝以供祭祀。而於宗族姻親之無告者。則另捐田若干畝。寒助之衣。飢助之粟。死喪助之棺。俾子孫不得衣食其中。各立之簿。召司祭者及宗黨而籍記之。嗚呼。世教不修。人之自私自利者惟是汲汲爲子孫計。至報本先人、賑恤姻族。則恆漠然不加之意。求如君者百不一二覯。而君於邑中義舉如同善、育嬰、善澤諸會、暨掩骼賑飢。率首先捐貲爲邑人倡。數十年不倦。其刻意力行如是。而猶欿然

自謂生平無可稱述。身後勿請名賢誌墓以重吾過。是其心固不欲表暴以干時譽者。然在樂道人善之君子。烏得不亟表之。以爲世之敦本率俗者勸也。君二子長卽希閔。次曰希閎。皆能讀父書。承先志而希閔方司訓涇邑。余嘗慨道之不明、學之不講者。由師友之道不立也。希閔誠本文清公讀書錄與其徒講明而力行之。俾一邑之士無戾乎孔孟。以來遞傳之道。風教烝烝日進於古。於以循流泝源。推本所自。生之光大先業者其在斯乎。君配黃氏。爲邑庠生兆聖公女。年十五于歸。能持婦道。事翁姑婉娩柔順。不妬不忌。疾且革。問所欲言。惟曰願汝讀書做正人。瞑目地下矣。是皆可志者。余因摭其大概而合爲之傳。贊曰。溫恭自持。維德之基。夙興夜寐。奮發有爲。事親敬祖。大本無虧。心存利物。道足濟時。生不求名。名亦歸之。闇然君子。卓爾芳儀。厥有邦媛。眉案相隨。

正誼堂續集卷之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櫬南還。衰絰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宗匠。爲喬木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爲詳。又忝任秩宗。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曾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典。本生父廣心。順治己亚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祖同。祖妣胡氏。本生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疏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下。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公承顏侍

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瑁湖公、諱項齡。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瀫公、諱九齡。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本生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即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即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慰問。即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埽迹。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本生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亥春。復扈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爲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爲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

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祕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揑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即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僕從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尙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仁皇帝知公持正駸駸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

洲官兵駐防所以衞民而兵强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强娶民婦或譎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紮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荆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於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騷擾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澂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詆誹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上又敕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褫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嚼然不滓尋議敍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御覽奉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御繼奉省方盛典之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

公虛衷商酌編摩詳愼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萬一旋奉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稿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卽蒙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叩送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弆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前後錫予便蕃載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册文稿六十卷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夫人晉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讀詩書明大義能盡婦道慈愛二子無異所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莘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科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與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脩姚先公女與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與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與仁與讓

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高岱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俱圖煒出公既奉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敍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顏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猖緇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帝鑒耤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繹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繡舜裳臺符袞職聯雁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峯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陞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予撫閩時振興學校於省會掫立鼇峯書院擇八郡之有德誼者聚其中講濂洛關閩之學閩之人及一二好賢有司咸以何子維嶽名爲予言且稱其祖父舊德碩望學有淵源予亟招之適何子負米入粵未歸也戊子秋何子既舉於鄉將上公車始緼袍謁予其明年罷歸從予請業未幾遽辭去察其色若有汲汲不自寧者及予調撫江蘇復以書招之何子至則又遽欲辭去詰之曰維嶽祖若父謝世久貧不能襄葬事雖然下兆之心一夕不敢忘也於是出其大父紫屏公狀長跪請曰昔曾子固爲其先人求傳於歐

陽公謂惟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足永其傳今維嶽不揣欲邀長者一言儻力所及爲當先厝吾祖將藉爲泉壤光焉予惟何氏簪纓相望維嶽祖若父官皆不卑而一貧至此其爲清白子孫可知也因感范忠宣於曼卿故事捐俸成之而爲之誌公諱運亮字忠寅紫屏其別號也先爲吾中州固始人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八大姓何卽其一居於泉之晉江世有好德稱遠不具載至學博怍庵公雅以聖賢教家生屏臺公仕至廷尉與其母弟大司空理學名臣鏡山先生並著清節屏臺公生封中大夫禔屏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神姿溫肅氣宇淵深鏡山公早器重之嘗顧謂禔屏公吾姪有子崇禎壬午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授粵東海康令甫下車卽詢民所疾苦凡弊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次第舉行而廉潔清敏治尙寬厚不事煩苛尋調南海令南海爲粵東首邑煩劇百倍海康公一以治海康者治南海循聲蔚起行取授工科給事中例陞粵東廉憲督理鹽政無何晉岡卿理鹽政如故鹽法舊有多斤溢引之罰牙吏得藉是爲奸公至則逐其老而且猾者一切舊例及諸不便商者悉除去之當是時軍興旁午公爲籌畫處置豫貯穀數萬石以資飛輓事聞於朝晉階一級不數月太淑人卒於家公退讀禮於五羊城外治國已非戢影荒郊與遺世諸先達共結詩社時或擊筑浩歌吞聲痛哭誡嗣君曰我卽死當如唐梁震書我碑騎箕之日家人具袍笏曰吾將謁先帝於地下三十載遺臣今願畢矣嗚呼仕則忠於其君公之大節如此方太淑人之訃至商民遮道留公公固請終制疏凡三上始得俞旨猶以不及視含殮終身若抱沈疴祝天減算以延禔屏公遐齡禔屏公既壽終哀毀骨立無異孺慕嗚呼處則孝於其親公之大節又如此公惟篤友于

撫視猶子。眞切懇摯。異於尋常。公守廉吏家聲。薄田不及頃。而宗族戚黨、挾所願來者。公必勉應之。力或不能。恆抱歉終日。公林居二十餘年。未嘗以辭色少加於鄉黨。或有非禮相加者。處之若忘。卽子弟有不率者。亦必從容稱述先德。引之於道。自王公大人下逮庸夫牧豎。莫不以公爲忠厚長者。每相語。必曰。是誠好德。公旣克敦大節。而其睦於族黨鄰里、又如此。公之教子弟也。不專尙嚴要於敦倫明理爲主。嘗書養身讀書四字授冢君曰。此而祖以勖我者。今以示汝。汝其省徵。逐愼喜怒。毋過炫聰明。毋少劌思慮。全眞守璞。是謂養身。虛其心。靜其氣。定其識。堅其力。窺聖賢之閫奧。會書史之指歸。處有守而出有爲。是謂讀書。見冢君領省解。勉之曰。第一人科名易。第一人品格難。毋汎汎隨俗步趨也。公天資英敏。目數行下。博覽羣書。而於詩律尤工。所著有某草。予雖未及詳讀。公書。然觀其大節不苟。凡居官、居家、居鄉。溫厚端凝。道氣盎然。必有如朱子所言。實於此學上下得工夫者。而冢君有名石渠金馬間。次皆經明才茂。冢孫又知卓然向道。不徒爲科舉之習。則公之所以貽謀者遠。而其家學傳授誠非無所本也。公配淑人傅氏。癸酉鄉進士、郡守積庵公、諱元禎之女也。年十九歸公。時公方肆力於學。淑人輒紡績相助。率漏下三鼓。乃罷。公筮仕海康。以國事倥傯。淑人奉太淑人歸鄉。太淑人病篤。淑人躬親湯藥。衣不解帶。雖澣滌賤役。不以委任婢妾。禔屏公耄年得疾。淑人籌貲珥爲養。奉起居無敢怠。凡公之所以盡瘁於國而無虧子職者。淑人有以相之也。淑人天性溫厚。撫側室之子無異己生。蓋有樛木螽斯之化焉。當其逮事太淑人。寸錙尺帛不入私橐。及太淑人棄世。家政又一歸之冢婦。其退讓出於天性。而孝敬誠樸。克勤克儉。閭里談

女範者必舉以爲法公丈夫子五人長龍文己酉解元戊辰會魁辛未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傳淑人出次云云公生於萬歷乙卯年二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淑人生於萬歷丙辰年正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今維嶽之歸營公穴也尙其體公平生清白之意貧無厚葬是亦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也幷豫爲銘以授之銘曰

人之行己勿庸匪奇忠孝大節所不可虧緊維我公丁時之艱盡瘁於國厥親在焉公旣盡孝亦復盡忠荆棘銅駝遺悲無窮允矣佳城鬱乎芊芊公之風流與時偕綿爰告我公公有哲嗣公應有知曠然而喜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奇玉歸德府虞城縣人世爲中州名族以儒業著稱君之曾祖朝選祖世坤皆隱居不仕父騰龍明季高材生時以流寇充斥不復事進取生四子君最長穎悟好讀書與仲弟珽同受知於劉學使叔季亦能文兄弟自相砥礪名日益高而君久患瘡痛不能束縛就場屋專以治家養親爲事其先文學喜稱說古今窮源竟委人以他議間之意輒不怡君窺見旨趨務順適其志或遇抑鬱時則率諸孫環侍請講論經史及小學諸書徐進酒肴引滿極歡而罷母壽八十餘病臥床褥親嘗藥餌衣不解帶者逾年蓋終其身抱嬰兒之慕焉女兄弟六人于歸之後存卹備至凡衣飾之用瓜果之供饋問周流無間嘗語子弟曰母之愛女至矣吾體親心應如是也仲叔兩弟早世撫猶子如己出後皆蔚然成佳士其於姻黨族屬助卹甚篤有中表某值歲不登以田求售君給其值之半以其券還之御奴僕有恩意有王某者所爲

不法。其家在鄰郡。給之資。善遣之。後入閩寇中。某年。閩寇屠城。有介胄者馳至。懸弓矢於門。賊黨不復入。於時虞邑被虔劉。而君家獨完。介胄者跪自陳。乃曩日善遣之王某也。其訓諸子。日有課。月有程。於忠孝大義。提命尤加深切。戊午。長子舉賢書。君不加色喜。且勖以遠大。及爲利津令。歲大祲。君遣人馳告曰。每見有司匿災不報。急催科而利羨餘。是擠人於溝壑而奪其金也。擠一人且不可。況一邑之民乎。利津繪圖請命。發倉賑濟。民免流亡。君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子士貞貴。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配劉氏。敕封太孺人。子三。士貞。戊午科舉人。歷宰利津、含山、上海三縣。士弘。監生。士捷。增廣生。女一。適楊乾。孫男五。宣舉人。寅。歲貢生。容。監察御史。憲。監生。□。監生。孫女四。曾孫二。曾孫女四。方余撫吳時。上海以廉幹稱。而不能曲事上官。遂爲制府所撫。余適當被議之會。雖心知其冤。有所格而不能直也。上海顧以余爲知己。今歲壬寅。將葬君於某鄉某原。於是狀君之行事。寓書鄭重命其子侍御踵余門請銘。余禮辭不獲。遂次第其梗概而銘之。銘曰。

源之深。流之長。太嶽後。遠條揚。務積善。家餘慶。秉淳則。延龍光。高陽里。鄭公鄉。告惇史。永不忘。筮佳城。謹閟藏。昭隧道。垂銘章。

太學生侍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丁酉秋。余奉命典京兆試。首拔南卷。得一士焉。曰鄒生登恆。見其氣和而行方。卽以遠大期之。既成進士。官禁近。益退然不自足。惟時時以本生母老爲念。輒忽忽思歸。辛丑。散館後。忽聞訃。慟哭不欲生。國家成

例於本生父母不得丁憂願回籍治喪者許給假一年時生之本生父亦未葬因件繫其先人之行事乞余言爲之銘余惟後世文章之弊修辭者鮮立誠而諛墓之文爲甚爲子者既稱美不稱惡秉筆者因而徇之獨生述其先人語質而事實知其人之可傳迺按狀而銘之君姓鄒氏名卿森字衡湘系出宋道鄉先生之弟諱淵之後自武進遷無錫代以文章登上第爲世聞人及明季孝廉叔介公生二子長曰治官中翰君之本生父也次曰忠倚順治壬辰廷試第一官翰撰君之嗣父也君少時以循謹孝友稱翰撰公早歿事其本生曲盡誠愛事兄如事父以棣萼名軒自童齔至白首無間言其持身也坐立無跛倚燕處無戲言終身不二色雖窘急不苟取人一文視非義若浼其處衆也自昆弟親戚以及朋友鄰里無所不親愛終身不談人短不慕人財勢不慢貧賤以故一邑皆以仁厚長者稱之其愛物也有生之類皆不忍殺其訓子也不專以制舉得失爲欣戚必勖之爲君子爲善人徧授羣從經皆不用督責而能使自鍼礪配施太孺人爲馬文肅公諱世奇之外孫女父召徵前癸未進士廣西陸川令俱以忠死先朝難孺人幼識大義與君白首相莊雖甚貧無交謫聲君少席榮盛迨中年稍衰落矣而清操愈堅恆怡怡有自得之色者由孺人有以成之也君既累試不遇積善之報乃在其子子四長士端次登恆次一元次一桂登恆旋以戊戌成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庚子一桂復舉京兆二子之舉君不及見矣君以前明崇禎癸未十月生以康熙壬辰年六月卒年七十孺人之生長君一歲其卒也後君十年年八十今將以辛丑年月日合葬於先塋之旁蓋君之素志也余嘗謂聖賢之道不外仁義二字士無論居鄉立朝必有一介不取之

節而後可與言義。必有萬物一體之意而後可與言仁。和者近仁。介者近義。夷、惠可師百世者。端在於此。後世儒者。高言性命。反之一身一家一邑之間。其能無愧者鮮矣。如君者。其庶幾不遠於仁義而可爲聖賢之徒者歟。余既不獲讓。乃爲之銘。辭曰。

余昔撫吳。期俗化醇。有里必式。有善必旌。惟三讓里。代產哲人。君性和介。負義懷仁。如石斯辨。如玉斯溫。醞釀淳蓄。垂裕後昆。鬱鬱山岡。蒼蒼松柏。厥祖所營。厥孫惟宅。盛德發祥。何地非吉。千秋萬世。視此銘石。

考授州佐潛若程君墓誌銘

辛卯之役。余以糾發科場事與制府訟。奉旨解任即訊。時制府怙勢作威。日遣詗事者刺余左右。籍記姓名。將羅織致重罪。人皆惴恐避匿。獨揚州程生正家晨夕過從。隻身往來維揚、姑蘇間。凡歲餘。而事始解釋。繼於乙未冬。被命入京。程生徒步從余。嘗與余黑夜聯三舟渡江。一舟覆。余與生僅而獲免。嗚呼。生可謂彊力好義、守道不惑之君子也。生至京師。讀書余寓中者半年。一日。欲歸葬其親。出其父潛若君之行狀而乞銘於余。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君姓程氏、諱國明、字潛若。世籍於歙。系出東晉太守元譚公。後代有達人。至君之祖爾參。以修德有聞於時。父仲台。治鹺淮南。因家焉。今爲揚州人。生三子。長即君也。君幼時。授書即通大義。稍長。益嗜學。文譽蔚然。謂功名可戾契致。而父疾作。委以家政。君遂棄舉子業。專意治生。以例考授州佐。顧君雖爲布衣。其志與衆異。常不自私己。而慨然以濟人利物爲務。遇事輒鬚髯戟張。不屑屑計較利害。於財物無所顧計。賑施揮千金不吝。以故諸公咸重之。願折節與交。而君亦慷慨發抒。不

以引嫌避也。黃水舊爲淮揚患。泰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商人疏濬。費以距萬計。力不支。將以悞公獲罪。會聖駕南巡。駐蹕茱萸灣。君率衆跪迎道左。具陳所以。上嘉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困以蘇。而河工亦告成。居無何。揚之商人有以鹽價病民爲科臣所糾者。廉問及數十家。衆噤不敢出聲。君條具鹽法事宜。愷切陳之。當事悟其冤。爲據實題覆。而商人皆得不坐。事具載兩淮鹽法志中。嗚呼。君之一二事。其見於世者如此。其小者可知也。使假以尺寸之柄。其利澤之及人者豈有既乎。而卒止於此。可慨也已。君生二子。長正道。次卽正家。俱諸生。孫男五人。皆業儒。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配黃氏。有賢行。先君二年卒。君故饒於資。以好施故喪其業。而君不以爲悔。晚年益篤好善。教二子俱卓然有志行。不爲利害傾奪。卽程生之與余如此。可以知君之家教矣。余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士生斯世。齷齪猥鄙。遇小利害。觀望首鼠。由於挾私。惟利是視。嗟乎冠裳而行賈市。君獨不然。與物爲體。敷陳黼座。大役斯已。烏臺一言。庶獄消弭。流澤孔長。同彼淮水。是宜賢嗣。克踵厥美。佳城鬱鬱。崇山峩峩。君歸幽宅。勒此銘詞。永固不滅。

墓表

翰林侍讀澹成陸公墓表

澹成先生陸公。余乙丑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

明五經史鑑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時皆爲推服以故受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公喆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公諱肯堂字邃升一字澹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勤行好學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子次卽公之父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衮字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妣誥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卽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淩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授潁上學教諭未之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錄前列十卷進呈親拔第一優獎甚至及殿試遂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聖世哉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辭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掌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纚纚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行之先者固宜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能盡色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幼孤。輔之成立。而於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婿貧不能娶者。埽館迎之。宗族戚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嗚呼。宋史稱王文正志不在溫飽。德望勳業。不愧科名。公實近之。年壽不永。設施未竟。所可見者止此。悲夫。公卒時。年甫四十七。歲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麗敭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鍔。女六人。孫男二。遇安、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後之人儻以余言爲不欺。其尚有考於此也夫。爰摭其事。以表諸墓。且系諸銘。銘曰。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驕得意入鼇頭。經天奎壁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時猗歟休。前途遽爾阻驊騮。曰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丘。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士君子有微顯闡幽之義。雖異代殊方。有善必紀。況梓里世交。知其懿德。而忍令湮沒不傳乎。祥符王命時先生。少從父力學。工帖括。父以遠大期之。時際明末。流氛灌汴。奉父母、出危濤、抵河朔。鳴鏑載途。播遷輾轉。常躬自耐飢。而必陳甘旨。愉色承歡。使親忘其亂離之苦。寇平。父母思故土。先生亟奉言歸。當是時。廬沒田荒。蕩然靡有。乃草揫棲止。家室蠭寧。效古人牽車服賈之義。以孝養父母。或勸其重理舊業。取青紫。先生答曰。家貧親老。竭力以供子職。卽此是學。榮親則以俟後之人矣。父年六十七。病劇。先生親調藥

餌百餘日衣不解帶母七旬得末疾臥牀不起性好潔服用器具先生親爲浣濯飲食起居日夜扶掖嚴寒溽暑無倦容及連遭大故哀毀踰常皆三年廬墓不御酒肉逢忌辰往往不食者三日先生原配徐氏同心仰事曾顧天代翁封股雜芼羹以進城困之際姑以疾艱於食乃棄其幼子專以乳姑翁瘧瀉濱危研麥糊以續其命時有一兒扳袂以索竟不與先生之仲弟溺於水弟婦朱矢節遺腹子無乳亦乳之如己出嗟嗟迹內人之懿範可以信丈夫之刑于非先生純孝過人孰能倡隨一致如此哉世俗但知先生以子之登第而顯親孫之接踵而華國稱封公贈公而余獨揭先生之大節而特書之曰純孝夫孝仁之本也孝而純合治亂常變而無間者也其斯以爲天爵乎後之子孫雖位望聲華不可限量其尙以先生之孝行內外交勉奕世繩繩淑人心而厚風俗斯爲大矣先生生於萬歷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午時卒於康熙四十年正月初九日酉時享年八十有九其先世居洪洞有宦金陵而籍於歙者傳數世諱演偕同懷姪官豫藩長理來汴是爲初遷之鼻祖先生爲樂善好施諱希烈之長孫爲篤行設教諱世輔之長男生四子斌璽瑾琰孫九符震符霈符雯符電符霖符霈符霨符靄符靈曾孫四蔚著茨蓋元孫一孝輅余與先生之子斌同登乙丑進士斌之子孝廉中翰符震相見閩南余敬附茲篇俾鑱諸石以彰純孝於勿諼也

正誼堂續集卷之八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嗚呼惟公爲天篤生表溫良之粹質萃川嶽之精英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足位高望重而不自以爲榮擅經邦贊化之能而不矜其績膺桃李公門之譽而不有其名極風雲際會之鴻庥存者神而豈曰小補闡身心性命之奧蘊紹絕業而展也大成學有統宗支派之羣分縷析道閑先聖中流之一柱獨擎是殆希往哲覩前賢合立言立功而歸諸立德又將啓後人垂奕葉開寰宇之聾瞶而躋正學於昌明嗚呼我公眞瀟湘雲夢之特鍾挺出豈惟余小子之幸而實四海九州之所是式而是程某壯年趨拜私幸受知得出源派輒自念掘地之難及泉尤竊恐成功虧於一簣惟是高山之仰止景行恍若大海之汪洋澎湃謂當天假期頤俾得躬親至教脫孟門太行而指其迷津誰謂與化爲徒消息盈虛付之一慨嗚呼哀哉公位極人臣心實恬退榮辱得喪無所繫於中道貌光輝直睟面而盎背然而遭逢之盛致澤之猷則固調劑太和而文章藻繢當其官司徒侍講幄進秩冢宰入直綸扉異數有加隆恩疊沛公則酌禮樂之明備步丹墀以獨對秉人物之權衡增聲價者十倍誠知吾道之足以有爲而何患乎斯文之用晦某後進

鄙儒愚鈍闊迂念有美之一人實夏璉而商瑚珍之爲國寶而奉之爲楷模痛音容之不可再哲人梁木之感惟有太息而噫吁聊抒忱悃薄進生芻哀哉尚饗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嗚呼屹名教之底柱樹文章之典型身雖騎乎箕尾名已昭乎日星備榮哀於典禮繪勳業於丹青痛招魂之升屋增淚眥之雙熒惟我夫子道積淵源學臻壺奧體協圭璋言成典要韓魏公高映科名張燕公早同制誥西臺之堂構方隆東觀之風徽彌耀時則金華勸講石室紬書憤異端之惑衆秉正氣以驅除讀彈文而屹若致左道之廓如動九重之深鑒竦觀聽於羣儒四十年來士歸淳則矯誣不興訛言屏息遵仁義之坦途絕隱怪之奇迹衛道黜邪伊誰之力於是仰參衮職式啓青箱南司肅穆北斗光芒洞河渠於掌握籌國計之精詳開濟之模既遠秉鈞之望逾彰追惟矩矱尤在文章李漢之序昌黎也以爲日光玉潔韓休之序許公也以爲雲夢秋陽乃有懷於編輯竟莫効於揄揚伊丙魏之麟閣實郊祁之雁行七葉傳乎名德一門萃夫琳琅謂純嘏之未艾占積慶之方長何三秋之問訊纏二豎於膏肓乍舉扶而易簀騰遠近之悲傷嗚呼家垂琬琰國有旂常念全歸其何憾痛模楷之難忘某函丈追隨歲逾三紀謦欬時聞話言在耳誼重恩深滄溟莫比霜冷風淒倏違杖履胡不百年生平已矣薄酒盈觴野蔬在几薦此哀誠雲旗鑒只嗚呼哀哉尚饗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有宋名臣如王范呂蘇並以官世其家或父子後先顯於一代大概文章氣節卓卓著聲而理學相傳兩世濟美則鮮有如魏公宣公者二公之德業聞望顯著曩時不特誠意正心之學親賢遠佞之疏往往徵諸建言而且至孝通乎神明忠貞貫乎日月勳隆王室澤徧民生無不班班可考而公之家孫瀠濱流寓浙婺余讀先儒所撰行狀墓表壙志皆闕焉不詳外此亦更無可考見顧自麗澤建祠以來有朱晦庵呂東萊及南軒三先生俎豆於此至今講學諸生猶以時羣集其中莫之或斁寧渺無依據而相沿至是歟甲午冬後裔申伯出滇熙紹興間所賜誥敕二道裝潢成軸介門下士何生請爲文以標其端爲之淨拭繙玩蠹篆封題宛然典册乃信婺固有兩公之苗裔且知先澤之未湮也余惟古之人一氈一笏一草一樹凡有可傳皆有可守況以當時誥敕兩公之名爵著於斯即公之靈爽憑於斯向使似續無人喪喪薄楮幾何不與劫火荒煙同其澌滅耶今申伯於數百年後世守而藏之誠可謂箕裘之勿替梧桷之毋忘者矣然吾之所厚望於申伯者不寧惟是嘗憶兩公昔日所以訓諸子暨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申伯服膺勿失孳孳自勉則所以上繼前人者又寧僅守此誥敕以爲淵源之有自哉是余之所爲加勗也夫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喬南劉先生忠義自矢剛正不阿卓然有古大臣風見人之善則愛之慕之忻歡而稱道之不啻若己出見人之不善則憎之惡之咨嗟而歎惜之若恐或涉焉蓋素性然也宜其與寒溪周先生有鍼芥之合矣

周先生爲國掄才。一秉至公。徹棘後。多士景仰感佩。作詩文以誦揚之。盈笥滿篋。炳炳烺烺。而劉先生又爲之紀其事。誠有數十年不經見者。嗚呼。使當日稍有不公。則士子方且怨詈之、唾罵之。旁觀者亦爲慷慨不平、深惡而痛絕之矣。又安能致人愛慕不忘若此乎。是周先生取士之公。與劉先生好賢之誠。皆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也。余因書此以示後之君子。俾有所取法云。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釋奠之禮。致告於紫陽朱夫子之神曰。大道昭垂。得先聖以開其統。斯文未喪。賴後賢以廣其傳。慨自孔孟云亡。墜緒僅存一綫。幸值周程繼起。表章聿著千秋。然而異學爭鳴。不免離經而畔道。芳規漸遠。尤資反正以閑邪。惟吾夫子。系出紫陽。靈鍾劍浦。天資粹美。光風霽月之懷。學業深醇。琢玉追金之器。臨軒講學。集諸儒之大成。閉戶著書。闡千聖之奧蹟。然燈精舍。攜笈煙邨。溯洙泗而接其淵源。考關洛而承其宗旨。濂溪太極已晰微言。橫渠西銘獨參精義。會英才於鹿洞。教育弘開。祛俗學於鵝湖。講求益勵。若乃立朝建白。以正心誠意爲啓沃之歸。暨乎出仕敷施。以返樸還淳爲宣揚之化。迨信從者日益衆。而牴牾者日以紛。於是、退跡武彝。藏修九曲。啓發六經之精意。羽翼四子之眞傳。不干譽以徇人。惟知衛道。非好辯而執己。實切傳心。務窮理爲入道之門。惟主敬爲修身之本。發明正學。如日月之麗中天。辨析羣言。若江河之行大地。繼往聖而開來學。千百載推名世眞人。本至理以斥異端。古今來稱醇儒種子。功斯偉矣。德莫隆焉。今天子重道崇儒。已升位於十哲之列。復頒集於各學之中。令諸生誦習

惟勤俾萬世咸遵實學道既高而且美教已徧而彌長眞可爲吾道干城洵足稱人倫師表某忝從後學仰切先型溯厥流風到處崇祠巍煥亶思善教要歸明德馨香捐俸鳩工聿新廟貌選材置主永奠明禋將見三吳士子來肄業者皆恂恂執玉之容四海儒生願追隨者懍抑抑循牆之誡庶乎道明德立操修罔閒晨昏致知力行踐履無虛歲月自是居仁由義於以見斯道之大行從茲希聖希賢方不失吾儒之正脈幸成規之尙在瞻遺範之猶存虔卜良時正雲麗風和之候用諏吉日展迎牲告廟之誠爰鞠臆而陳詞冀神靈之來格謹告

書表忠錄後

予生平讀書至忠義死節之臣如張睢陽顏常山輩未嘗不斂衽變色咨嗟涕洟歎其死最烈爲人所難及迨撫吳日嘗道經毗陵其士大夫往往爲予稱說劉忠毅公死賊事予竊韙焉思一表彰之未逮方明之季流寇肆毒公以御史按楚周流各郡非若守土之臣宜死封疆者比而崎嶇行間身自搏戰護持二藩不避艱險及勢孤力竭爲賊所得誘之以甘言臨之以白刃而公卒不少動雖受慘禍視死如歸觀其絕命諸詩直可與日月爭光也嗟夫國家養士數十百年授以高爵顯位平居慷慨自謂大節不奪能死國事一至變起倉卒死生呼吸之際不能引決而靦顏偸活者何限公一七品官耳忠義天植以身殉國上與睢陽常山後先比烈豈不偉哉歲庚子余筦倉儲閒至京師見所謂表忠錄者載公死事甚詳與予向聞於吳中者無異予雖去吳日久而公之忠節未一闡揚則無以愜人心奮士氣予曩時之所未逮即

予今日之所大懼也爰具書於錄後如此他日尚當訪公之子姓俾附諸家乘云

東嶽廟祈晴祝文

甘霖時降乃成潤物之功恆雨滋愆不無傷禾之患蓋適中斯爲美而過度則苦多嚮者仲夏連陰二麥僅能半穫今也兼旬霪雨秋禾竊恐無收夫食者民之天也而穀者食之本也嘉禾徧野疊被大雨之滂沱新霽宜人旋見同雲之黮闇乃萋萋者不已則芸芸者何堪相彼高原溼足傷根安望方苞堅好況在下隰潦將濡首奚由黃茂馨香下民未免怨咨某益切修省意者職業之不修與簠簋之不飭與抑民利有未興民害有未除民冤有未雪與夫過在於官當叢咎於厥躬而不必以歲祲示罰即是關乎民亦降殃於所掌而何忍以暑雨爲災用竭微誠仰祈弘庇惟神迅賜噓吸之力仰成覆育之仁開麗象之光明埽陰氛之沈滯稗苗之稂者以長而華之秀者以成俟需潤之時再沛甘澤某之願也農家之祥也敢俯伏以請謹告

圓妙觀祈雨文

三吳之地雖襟江帶湖以爲田而原隰高下之閒形勢異宜非江湖所能敷澤雨暘之節一失其常子遺黎民奚以堪此顧入夏以來陰伏陽驕雲欲合而復離雨欲下而旋止甘霖未沛插蒔維艱安能望其有秋人心倉皇惴惴焉將不免溝壑是懼某竊念今之爲吏者不無政弛事頹致干陰陽之沴及嗟彼邦邑之人蚩蚩何罪茹茲荼苦是用齋祓省躬責己引慝懇控告於我明神惟神聰明正直佐佑陰陽綏福

一方。廟食百世。尙其誕布甘澍。易凶爲豐。此邦下民。實嘉賴之。夫明有長吏。幽有明神。皆將爲朝廷宣德意而使膏澤之下究也。長吏弗若厥職。緊惟神明是賴。其顧諟帝之休命。覃敷雷雨。毋緩須臾。以保障此邦。卽以永血食於此邦。歲時潔醴豐牲。以將承事。罔有攸斁。而涼德之長吏或者用啓厥衷。益圖改悔。其爲祇受神賜何如矣。激切上告。

羅氏宗祠碑文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士無世官。則建祠而不立廟。所以妥先靈、序昭穆、敦禮讓、厚風俗也。聖天子久道化成。山陬海澨。罔不率俾。矧閩爲理學奧區。而汀州據上流。接壤甌粵。秀者橫經。樸者負耒。最爲近古。其源本皆自立愛立敬始。憶余撫閩時。奉聖諭十六章。頒布各屬。實心講解奉行。又建鼇峰書院。闡明濂洛關閩宗旨。民風士習。頗知崇尙古道。有汀之長邑羅生紘者。予武闈主試所得士也。詢其家世。自宋南渡時。遷居汀。聚族數百年。半耕半讀。少陵競忿爭之事。亦著姓也。辛丑。羅生來京請曰。某在邑同族衆某某等建一宗祠。五載始成。願夫子爲文勒於石。余思水源木本之思。芍藥庇根之意。乃背賢所以風勵後人。使人無忘本支。則夫講求合食睦族之禮。雖子孫繁衍之後。而自高曾、以至雲礽、秩然不失其序次者。皆賴宗譜爲之永垂於不墜也。予旣嘉羅生此舉。用弁數言。羅生持歸以示其族人及其鄉黨。使人皆知敬其祖先而聯屬其宗派。皆勉爲孝弟而恥爲澆薄。則余之志也夫。

題道統錄

今夫人之所以爲人、參天地而號三才者、道而已矣。道也者、如江河之行地、日月之經天、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其大目爲三綱五常、而其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由之而皇、五帝由之而帝、三王由之而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由之而相。孔子由之而師。皆是道也。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殆謂是也。迨宋而後、大儒輩出。周程張朱諸君子繼起而修明之。而斯道之統遂大白於天下。獨是三代而上、上而爲君爲相、故其道以位而行。三代而下、而爲師爲儒、故其道以言而傳。要之言傳、道亦傳也。傳於上而統在上。堯舜禹湯、文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事業炳然。傳於下而統在下。孔孟、周程張朱、源流秩然。則不得謂行道爲統而傳道非統也。宋儒既歿、斯道賴以不墜者、元有許魯齋、明有薛胡、火盡而薪傳。則雖謂周程張朱至今存可也。周程張朱猶存、則雖謂堯舜禹湯、文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孟軻、皆在可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統豈有中絕之理、有中絕之時哉。此道統錄之不可不作。而某之所爲敬書其後也。

原跋

吾師敬庵張先生以明道覺世爲己任直接紫陽朱子之傳學者當探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而不必沾沾尋求於文詞章句之間此非霖一人之私見也然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傳舍是以求先生則又不可往者追隨硯席仰覩先生著述之富不禁望洋而歎冀得沈潛玩索盡質所疑以自淑其身心而奔走四方未能卒業哲人云萎嗟何及矣歲戊午游淮上盤桓於次君道署者累月因得請先生文集而敬觀焉集故浩博備文家諸體經前輩李雨蒼選定授梓止存什之二三蓋取其雄偉峭拔詞華茂美有類唐宋大家者而布帛菽粟不事修飾之文所存蓋少霖維先生著述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順其自然無不極化工之妙豈如世之執筆學爲文者新奇詭麗以爲工摛華掞藻以爲美哉不自揣量謹擇前集中之所不載凡奏疏序論書記尺牘雜著共若干篇編爲後集極知管窺蠡測不足見先生全體而因文以求道或可爲自淑身心之一助霖固以自勉亦藉是以質諸同志相期共勉焉受業門人張朱霖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宮秀 沈抱秋 王模）